





梁羽生小说全集

狂侠天娇魔女（一）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狂侠天骄魔女 一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
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10)

ISBN 7-80521-633-9

I . 狂…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
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

第一回	密约成空逢敌虏 旧情如梦散鸳鸯	1
第二回	喋血山村伤惨变 忏情热泪种愁根	17
第三回	惊闻爱侣为凶手 错把妖狐作腹心	38
第四回	魔女兴师来问罪 少年任侠护知交	59
第五回	妖狐兔脱心何狠 魔女鹰扬气正豪	75
第六回	迷雾重重真亦幻 恩仇种种是耶非	93
第七回	孤儿隐侠连心苦 破布残笺触眼愁	112
第八回	笑傲乾坤狂士气 歌残金缕女儿情	128
第九回	虎穴龙潭都不惧 新欢旧爱两难忘	147

第十回	少年自有难言苦 妖女私传大衍功	162
第十一回	檀郎已是心肠变 好梦由来最易醒	184
第十二回	往事辛酸情若梦 新愁凄苦友成仇	203
第十三回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218
第十四回	豪气干云来御敌 师恩深重护同门	237
第十五回	欲图霸业挥神剑 初识佳人奏玉箫	253
第十六回	忍令上国遭胡辱 拟绝天骄拔汉旌	272
第十七回	欲求知己箫声咽 为救红妆剑气腾	288
第十八回	将军妙计除奸贼 妖女迷人脱楚囚	307
第十九回	听鼓依稀闻叹息 追舟隐约见伊人	323
第二十回	疑念冰消怜旧燕 画皮揭破识妖狐	342

第一回 密约成空逢敌虏 旧情如梦散鸳鸯

家国两茫茫，诗酒佯狂。长安西望路漫漫。吟到
恩仇心事涌，愁上眉端。

何处觅红颜？金缕歌残。伤心剑底起波澜。自是
情天常有恨，天上人间。

——调寄浪淘沙

蝶舞莺飞，匆匆过了清明时节，江南春暮，北国正花开。人道是“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似乎春光偏爱江南，秋日独宜冀北，其实北国的暮春三月，却也别饶佳趣，另有风光。

恰是清明节后的一天，冀北平原、蓟城北边的阳谷山上，有一个少年，正在负手徘徊，引领遥望。这时，朝霞未散，旭日初升，满山满谷的野花，在朝阳底下，分外显得花光艳发，色彩缤纷。

但这少年却似无心观赏这绝妙的春光，但见他不时地搓手搔头，一副焦急的神气。

他有什么心事？他在期待什么？不错，他正心事如麻，盼望着和他的心上人儿一见，因为他就即将离开此地，偷赴江南的了。

为什么说是偷赴？因为其时正是南宋年间南北对峙、天下三分的时代。南宋偏安江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土地和北方一大

部份，则是女真族的金国所有；漠北则是新兴的蒙古国家。这一年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金王隆二年（公元一一五八年），南宋衰落，蒙古初兴，三国之中，以金国最为强盛。

这少年名叫耿照，家住蓟城，正是离开金国的京城“中都”（即今北京）不过一百多里的地方。蓟城沦陷已久，他的父亲曾在仕金朝，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前年病逝，目下只有老母在堂，他就是奉了母亲之命，要偷赴江南的。他是官宦人家之后，文才武艺，出色当行，在本城素受注视，这次偷赴江南，又携带有重要的物事，是以他母亲千叮万嘱，叫他切不可泄露行踪。

但是，他却把自己南行的消息，偷偷地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妹秦弄玉。他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多少年来，早已是情性相投，私心眷恋。如今他潜返故国，不知何日重来，又岂可不在临行之前，与心上的人见一面？

可是，左等右等，心上的人儿还未见来！他跳上一块明如镜台的圆石，这块石头是被当地人称为“望夫石”的，据说曾有一位痴情的女子，曾在这块石头上眺望她远方的情郎，七日不饮不食，终至于死。他和他的表妹小时候，不止一次在这石上嬉戏，他的表妹也曾自比过那痴情的女子，也许今后她也会在这块石头上眺望他吧？但是如今，却是他在这块石头上眺望她。他心中正在万想千思，要在分手之前，要在这块多情的“望夫石”上，与她私把姻缘定了。唉，但是眺望复眺望，他的心上人儿还是未来！

山风吹过，茅草猎猎作响，耿照眼光一瞥，只见那一大丛茅草，似波浪般的起伏不定。初时还以为是被风吹动，但山风过后，茅草仍未静止，而且那“草浪”还在向前延展，正是对着这块“望夫石”的方向，同时还有窸窣窸窣的声响，这分明是有人潜伏在茅草丛中。

耿照恍然大悟，心想：“表妹又来作弄我了，她定是想出其不意地吓我一跳。”他们小时候在这里嬉戏，秦弄玉就曾不止一次这样作弄过他。耿照自以为识破机关，心里暗暗好笑：“好，我且不叫破她，待她近了，我就一把将她抓起来！”

耿照走到石台边缘，弯腰伸臂，正在作势欲抓，忽听得一声喝道：“站住，不许动！”这一声有如晴天霹雳，登时把耿照惊得呆了！

只见茅草丛中陡然窜出了好几个人，将这块“望夫石”团团围着，一个个都是金国的武士装束，哪里有他的表妹？

耿照认得其中一人正是本城的兵马司都监扎合儿，只见他正在一步步逼近，手持长刀，指着自己冷笑。

耿照故作镇定，说道：“扎都监，你早啊，怎的一副如临大敌的神气？”扎合儿冷笑道：“耿公子，你也真好兴致啊，这么早就上山来玩了？”耿照道：“我上山来玩，没什么碍着你们吧？”扎合儿哼了一声道：“你上山来玩？哼！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应该明白，识相的快快束手就擒，还要我们动手吗？”

耿照怒道：“这么说，你们竟是冲着我来，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扎合儿大吼一声道：“耿公子，你别装糊涂啦，真人面前还要说假话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带了你父亲的遗书，今日就要动身到江南去？哈，哈，我们给你送行来啦！”

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讷讷说道：“这，这从何说起？”扎合儿冷笑道：“是呀，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你们父子曾受过金朝大恩，却原来暗地里做南宋的奸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走吧！”耿照“嗖”地拔出剑来，一个武士喝道：“好小子，居然还敢拒捕吗？”

这武士是金国的“巴图鲁”勇士，见耿照年纪轻轻，哪里将他放在眼内，一马当先，倏地就跳上石台，挥铜便打。

哪知耿照身手极是敏捷，他挥剑一封，只听得“咣”的一

声，火星飞溅，知道这个武士气力极大，立即一个回身拗步，趁着那武士立足未稳，施展“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将他轻轻一带。那武士正向前扑，给他借力打力轻轻一带，那水牛般粗大的身躯，竟然整个飞了起来，“吧”的一声，跌出了数丈开外，那些武士们齐声鼓噪，“嗖嗖”连声，紧接着便有几枝冷箭飞来！

扎合儿喝道：“要留活口，当心点，别射杀了他！”要知耿照乃是“私通南宋”的疑犯，这是金人最忌的事情，当然最好是将他活擒，然后才可以缓刑审问，追查他还有没有其他党羽。

话声未了，耿照陡然间从石台上飞起身来，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枝冷箭贴着他的脚底飞过，接着“叮叮”两声，连续而来的那两枝箭也给他用剑打落了。

说时迟，那时快，耿照未待身形落地，在半空中一个筋斗，头下脚上，便向扎合儿冲来，剑势凶猛之极！

扎合儿大吃一惊，心道：“原来耿仲果然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我们竟给他蒙了十多年。”耿仲就是耿照去世的父亲。原来扎合儿是金国有名的武士，他的吃惊还不只是因为耿照的武功高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耿照乃是家传武功，儿子如此，父亲可知。耿仲以一个武林高手的身份，屈身在金国为官，至死不露。直到昨天，他们才知道耿仲一生苦心积虑，是要帮助南宋恢复中原，图谋倾覆金国，当真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扎合儿虽然吃惊，但还不至于怯慌，他的武功也确实了得，当机立断，趁着耿照身子悬空，立即霍地一刀，向耿照双腿斩去。

耿照一招“鹰击长空”，凌空刺下，右腿也踢了出去，踢扎合儿的太阳穴，只听得“咣”的一声，刀剑相交，耿照借着这震荡之力，在半空一个侧翻，越过了扎合儿的头顶，扎合儿也避开了他那一踢。

耿照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长虹，闪电般的又向另一个武士刺到。这武士用的是一杆虎头金枪，武功亦非泛泛，枪尾一颤，立即抖起一圈枪花，这是青海哈回子的独门枪法，在花枪招数之中，夹着虎尾棍法，以“圈、点、抽、撒”的招数，要夺耿照的宝剑，并刺他的穴道。耿照大喝一声，“来得好！”竟然在斗大的枪花之中，欺身进招，“白蛇出洞”，迅如电光石火，剑锋贴着枪杆，便迳削那武士握枪的手指。耿照在这武士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少年，哪料得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竟然敢用这样冒险厉害的招数。那武士“啊呀”一声，要待后退，已是不及，但见剑光过处，血花飞溅，那武士的五只指头，全都给宝剑削了下来，那柄虎头金枪，也飞上了半天。

扎合儿大怒，飞步赶上，横刀便扫，一招“凤凰展翅”，迳斩对手的上盘。耿照动也不动，待得他的刀锋离开面门不过寸许，才猛地一拧身，一招“后羿射日”，剑锋由下而上，迳截扎合儿的手腕。这一招好不厉害，扎合儿顾不得攻敌，急急变招自保，月牙刀从上斩变为下拖，咣的一声，格过耿照的长剑，彼此都受对方的猛力所震，收势不住，向旁斜冲数步。那被削了手指的武士，正当其冲，他本已摇摇欲坠，耿照一抬腿，“咕咚”一声，就把他踢翻了。

那武士惨叫一声，躺在血泊之中，寂然不动，显见不能活了。扎合儿火红了眼睛，大声叫道：“叛贼太凶，你们无须再顾忌了，活擒最好，格杀亦无妨！”

呼的一声，一对日月双轮当头压下，这是专克刀剑的一种外门兵刃。使这对日月轮的武士比耿照高出一个头，居高临下，当真有如泰山压顶！耿照一个“搂膝拗步”，剑光划了一道长弧，身随剑转，陡然反手一剑，从那武士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那武士的日轮先到，照胸压下，耿照一剑刺去，正好插在轮圈

之中，剑锋一旋！他这柄宝剑有断金切玉之能，但听得“咔嚓”声响，日轮的锯齿断了两齿，轮子也被他的剑势带动，向反方向旋转。那武士拿捏不定，手心反而给自己的轮子的急旋之力擦得鲜血淋漓。

耿照正要再加把力，把他的轮子绞出手去。猛地里寒光一闪，一对双钩又从侧面袭来，耿照迫得把宝剑抽出，一招“白虹贯日”，先迎击那使双钩的武士。这一招“白虹贯日”乃是强攻招数，长剑刺出，劲直如矢，端的凌厉非常。那武士大喝一声：“好！”双钩霍霍，左钩一沉，右钩一带，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道左右牵引，耿照的宝剑几乎给他引去，忙使千斤坠的功夫，稳住身形，再一招“夜叉探海”，顺着被牵引的剑势，刺那武士膝盖的环跳穴，那武士被迫得移形换位，这才把他的攻势解了。原来这武士名叫察合图，乃是金国的一等巴图鲁，武功不在扎合儿之下。

耿照奔出数步，扎合儿的月牙弯刀迎面劈来，另一个武士的长鞭也拦腰卷到，登时把耿照围在核心。

扎合儿带来了五个武士，一个使铜的已被摔晕，一个使虎头金枪的伤重毙命，剩下的连扎合儿在内，共有四人。这四个人都是精选出来的武士，分开四个方向，四方夹击，前后照应，耿照不论转到哪个方位，都有人拦住。

耿照接连遇了几次险招，心想：“久战下去，终要吃亏。”他看出使软鞭的那个武士似乎较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倏地向那武士冲去，那武士软鞭一抖，耿照大叫：“哎呀，不妙！”故意卖个破绽，让那软鞭卷住。

那武士大喜，他那一鞭的劲道本来极猛，一卷住了敌人，立即便将耿照的身子扯过来。扎合儿虽然有令“格杀不论”，但到底是活擒为妙，所以另外那两个武士一见耿照已被软鞭缠身，他们的兵器本来就要戳到耿照的身上的，也慌不迭地收手。

哪知耿照年纪虽轻，内功的造诣却很不弱。那武士软鞭一收，正把耿照扯到身边，要将他捆起来的时候，耿照猛地大喝一声，卷在他身上的软鞭，寸寸碎裂，说时迟，那时快，耿照已一把扣着他的脉门将他抓了起来。

耿照将那武士高高举起，作了一个旋风急舞，猛地喝道：“你砸吧！”呼的一声，振臂抛出。原来那个使日月轮的武士，正自双轮砸下，被耿照将他的同伴抛来，恰似小山般当头压下，那武士慌忙抛了双轮，张手接他的同伴。

哪知耿照这一抛已是运足了内家真力，那武士内功不及耿照，接不下来，“咕咚”一声，竟给撞翻，那个“人球”，仍然向前飞去。

扎合儿横刀护身，单臂一圈，将那“人球”揽住，只觉触手僵硬，原来早已气绝了。就在这时，又听得那使日月轮的武士一声惨呼，原来已被耿照一剑刺杀！

扎合儿见耿照在举手投足之间，连杀他手下两名勇士，不禁又惊又怒，说时迟，那时快，耿照又已挥剑攻来，扎合儿大喝：“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口刀使得泼风也似，每一刀都是拼命的招数。

耿照也豁出了性命，剑剑指向敌人要害。这时对方只剩下两个人，耿照以一敌二，堪堪打个平手。

但耿照毕竟是缺乏临敌的经验，招数虽然精妙，却不及对方老练，而且他还得提防对方续有援兵，久战不下，便不免心躁气浮。激战中他急于求胜，使了一招“贯日射石”，欺身猛进，剑尖直指到扎合儿的咽喉。扎合儿横刀一挡，“咔嚓”一声，刀头折断，可是就在这时，扎合儿的副手察合图看出了耿照下盘虚浮，双钩一划，左钩将耿照的宝剑带过一边，右手钩扯去了他小腿的一片皮肉。

耿照脚步踉跄，斜窜数步。说时迟，那时快，察合图又已

跟踪扑到，双钩齐展，俨如两道银蛇，扎到了耿照的后心。

耿照猛地大叫一声，一脚踏空，跌倒地上。察合图一钩扎去，“嗤”的一声，又在耿照的肩头，划开了一道伤口，正想再扎一钩，哪知就在这瞬息之间，耿照忽地一个盘旋，剑尖挑起，刺穿了察合图的小腹。原来他用的是败中求胜的绝招，故意跌倒，好让敌人上当的。这一招可说是险到了极点，倘若不是及时刺中敌人的要害，他就要毙在敌人的双钩之下。

扎合儿刀头已折，又见察合图腹破肠流，全身躺在血泊之中，显见不能活了。饶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也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哪里还敢恋战，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急急忙忙便逃。

耿照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喝道：“金贼，哪里走？”可是他刚一举步，便觉疼痛不堪，险些又再跌倒，原来他小腿中的那钩，也伤得不轻，已是力不从心了。耿照心想：“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猛地一咬牙，力透剑尖，将宝剑脱手掷出，这一剑掷得准极，恰好从扎合儿的后心穿过前心，搯了个透明窟窿！

强敌尽歼，耿照方始松了口气，正要走过去取回宝剑，刚举起脚步，忽觉一股大力扑来，突然间给人扯着了脚后跟，耿照的小腿本已受了钩伤，站立不稳，竟然一下子就给那人掀翻了！

原来这个人正是最先跳上石台，给耿照摔晕了的那个武士。他刚好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便来和耿照拼命。

这人力大如牛，一把将耿照掀翻，骑在他的身上，单掌按下，举起拳头，便擂下来。耿照横臂一架，伸出指头，疾点他肋下的“愈气穴”，这是人身十二个死穴之一，倘被点中，立时便要送命。

哪知这武士身披重甲，耿照在久战之后，气力不支，指力

已是不能透过，只听得“卜”的一声，那武士大叫道：“好呀，你这小子还要害你老子！”一拳擂下，把耿照打得双眼发黑，金星乱冒，五脏六腑都似是要翻转过来。

幸亏耿照内功深厚，这一拳还未能将他打晕，百忙中急忙使了个擒拿手法，将那武士的小臂抓住，一个“鲤鱼打挺”，反客为主，自己翻了上来，却把那武士压了下去。

但可惜耿照已是强弩之末，虽然一时得手，气力毕竟不如对方。那武士紧紧将他抱住，两条臂膊，赛如两道铁箍，箍得耿照几乎透不过气来，耿照情知打不过对方，抓实了他，也不敢放手。

两人在地上翻翻滚滚，扭作一团，什么精妙的招数，都用不上了。那武士猛地大喝一声道：“滚下去吧！”原来他们已滚到了悬崖旁边，再向前一步，便要跌下激流急湍的深渊。

那武士使劲一推，耿照的半边身子已经悬空，他本能地将那武士拖着，心想：“我死了你也得赔我一命！”

悬崖石骨嶙峋，有如利刃，耿照的手脚给擦得鲜血淋漓，那武士猛地用力挣扎，脱出了一只手来，举拳便打，耿照心里正道：“我命休矣！”忽觉有物绊腿，却原来是一支凸出来的石笋，耿照脚尖一勾，上身向后退，勾牢了石笋，使出了吃奶的气力，单掌一托，喝道：“下去吧！”他有所凭藉，气力容易使用，那武士一拳打空，失了重心，收势不住，被他托了起来，翻过了头顶，“咚”的一声，跌下了深渊，激得浪花高高飞起。

耿照抓着石笋，翻了上来，抹了一额冷汗，暗叫：“好险！”他忍着疼痛，一跛一拐地走到扎合儿尸体的旁边，取回了宝剑，四下一望，幸喜无人，心里想道：“我得先找个隐蔽的地方治伤。”他还剑入鞘，以剑作拐，支持着身体，走到了一处山涧旁边，这是他和表妹小时候经常嬉戏的地方，四面都有大石围住，恍如天生的屏风。耿照喝了一口水，又掬了一把水洗净伤口，山泉

清冽，精神为之一振。

他抬头一看，红日正在中天，已是正午时分了。他记起了和表妹的约会。表妹是素来守信的，但这次却例外失约了！

他刚才在舍死忘生的恶斗中无暇思索，这时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不由得暗自想道：“咦，奇怪，金狗怎知我在此地？怎知我要偷赴江南？而且还知道我带着父亲的遗书！”

蓦地一个可怕的念头从脑海中浮起：“这是谁泄漏了的？莫非，莫非，唉，莫非……”“咣”的一声，他手上的一瓶药膏跌了下来。幸亏那是一个玉瓶，没有跌碎，但他的心已开始破碎了。

这瓶药膏正是他表妹送给他的，名叫“生肌白玉膏”，乃是秦家秘制、具有极大功效的治伤药。他想起了表妹送他这瓶药膏时的殷殷情意，种种关怀，他忽地叫起来道：“她，她对我这样好，我，我怎能对她有所猜疑？”

他表妹希望他永远无须使用这瓶药膏，但她知道他要冒险南归，却不能不给他准备。想不到还未曾动身，就用上了。这药膏的确灵效无比，耿照身上的伤口，经药膏搽过，登时一片清凉。可是身上的疼痛减了，心头的疼痛却加剧了！

他心中又再想道：“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妈妈和表妹二人，妈妈是绝不会向外人说的呀。表妹？她不说，金狗怎能知道？……”

突然间耿照感到一阵寒意直透心头，浑身颤栗，这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恐惧！他不敢想，但又不能不想，他心里不住地在叫：“我，我不能猜疑她……”但这只等于夜行人在吹口哨，用来给自己壮胆的。他要压制下猜疑的念头，那就是说“已经”在猜疑了。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怖呢？一个人在猜疑被自己心上的人儿出卖了！这刹那间，耿照感到好像就在悬崖旁边一样，

不过，要推他下去的不是那个武士，而是他的表妹！唉，倘若他的怀疑真是事实的话，他的表妹就要比那个武士更为可怕了。心情混乱中，他伸手一抓，要抓着一根“石笋”来支持自己，也就是说他要抓着一个理由，支持他的想法：他的表妹是清白无辜的，绝非出卖他的人！

但他抓不着，这里没有“石笋”。他一抓之下，在水面上抓起一团波纹，清流照影，他自己的影子幻化成表妹的影子，影子在水中荡漾，影子在水中破碎了……

耿照一片茫然，思想似乎已冻结了，血液也似乎要冻结了，他呆了一会，水面恢复了平静，那影子忽地又幻化成他母亲的影子，他蓦地跳了起来，叫声：“不好！”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金贼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了，而且由本城的兵马司都监率人来捉捕他了，那么，他们怎能不查究此事？怎能放过他的母亲。

这巨大的惊恐压下了他对表妹的猜疑，暂时将他的思想转移了。“我不能连累了妈！”“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回家去看看她！”他发狂似地跳了起来，拔步便跑，跑了几步，跳过一道山溪，忽地一跤摔倒；这才发觉自己脚步虚浮，原来他打了半天，未曾进食，早已是有气无力了。

他忽地记起了父亲生前对他的教训：遇事总要胆大心细，越危险越要镇定！心里想道：“我的衣裳满是血污，这副样子，怎能在白日青天进城？只怕未到城中，就要给金兵追捕了。”

他俯下身躯又喝了两口清泉，浸湿了他热得涨闷的脑袋，稍微冷静了一些，心里想道：“我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还有家人王安和婢子小凤，也都懂得几乎武功。本城武艺最好的几名金国武士，都已由扎合儿率领到此，给我杀掉了。剩下来的那些金兵，就是尽数发去，也未必就能拘捕了他们。只是我的妈妈行动不便，有点可虑。但好在她的武功还在，又有王安、小

风协助，对付那些金兵，总还可以突围吧？”

原来他的母亲多年前因为修练内功，一时运气不慎，走火入魔，以至半身不遂，后来屡经调治，双足仍是不良于行，所以她这次只能打发儿子孤身南归，自己却不能同行。

耿照惊恐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但母子天性，总是挂肚牵肠，不回去探个虚实，怎能放心？他洗净了身上的血污，取出干粮，胡乱将肚子塞饱，做了一回吐纳功夫。等到衣裳干了，天色也渐近黄昏了，金兵并没有前来搜山，他暗暗叫了一声“老天保佑！”便即急步下山，走到山下，已是入黑时分。

阳谷山离蓟城不过十多里，二更时分，他便到了城外，他一瞧城门上气氛如常，并没特别增兵守卫。他绕过城门，到了偏僻的所在，觑着墙头无人，立即便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悄无声息地飞过了城墙，进入城中。

他的家在东门一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近家门，见附近的街道，也并没有金兵巡查，心里暗暗欢喜，也有点诧异，随即想道：“对了，扎合儿急于贪功，一得了消息便来捉我，这消息他还未曾说与同僚知道。”

但他仍是不敢就迳直回家，他年纪虽轻，父母却曾教了他许多江湖上的经验和禁忌。他像小偷一样，跳上屋顶，偷偷摸摸回到自己家中。

屋内黑沉沉的没有半星灯火，静得怕人，他心里“卜通”“卜通”地跳，悄悄地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附着墙落下地来，不发出半点声息，待了片刻，并没发现敌人的袭击，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便轻轻叫道：“王安，王安！”走了几步，忽地脚底有物绊住！

脚踝有僵硬的、冰冷的感觉，从触觉中可以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不，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具已经僵硬了的尸体！耿照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身上带有火石，急忙取出火石，擦燃了